

女线人



72
2.12

雪米莉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女
线
人

女 线 人

雪米莉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红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 / 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200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5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653—5

I.631 定价: 4.95元

第一章

谁见了朱维莹，都会暗暗叫一声：“这女仔好靚！”。

阿莹的身材好匀称，皮肤好细嫩，与香港其他姑娘的黄色不可同日而语。阿莹不爱笑，她说旁若无人地“嘎嘎”大笑好怪哦，很丢小姐的身份。

阿莹有一张橄榄型的脸，却没有橄榄那么尖，象七姐果，当然更比七姐果好看。丹凤眼长长的，不是双眼皮，也不愿到美容院去划一刀。配上长长的，斜插入鬓的黑长眉，就比那众多的假双眼皮有型、有神、有风韵。人说她的五官很有古典味道。

阿莹的性格爱静。秋日黄昏野渡边一株瘦菊，大漠旷野中一抹直直的孤烟，那都是阿莹。阿莹二十二岁。二十二岁，好诱人的年龄。二十二岁加上恬静，比二十二岁加上爽朗，是另一层不同的内容。爽朗让人一览无余，恬静却使人疑心还有许多秘密，因此更令男人看一眼就不会忘记。

阿莹是黑夜宝蓝天幕中一颗温柔的小星。

既然是温柔的，就不会与暴力、枪战、白骨、腐尸相伴。

既然是一颗小星，那幽幽而温情的光，就会闪烁永远，不会轻易熄灭。

是这样的吗？

这是仲春的清晨。

这是清晨中九龙旺角的一家夜总会。

夜总会会有一个很美妙的名字：“火月亮”。

都说月亮代表幽静，代表温柔，火却燃放激着激情，勃动着豪兴。两个词风马牛不相及，很矛盾，很反差的。但“火月亮”夜总会的老板郭金雄却喜欢它。

“我要叫我的客人在幽静的夜晚，体会到火一样的豪情！”他说。

郭金雄手下的马仔都叫他“大佬雄”。大佬雄头大手大，很粗、很蛮，皮肤很黑。不过比起他胸膛里那颗心脏来，大佬雄的皮肤又显得很白了。

大佬雄自己知道他在夜总会合法的营业招牌下，还干着其他一些什么勾当。他把毒品从“金三角”贩来，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销售网，推销到港九各地需要服用它的“瘾君子”手中。他用毒品刮起一股罡风，无形无影，无声无息，但许多俊男靓女在它的吹拂下，日渐枯萎，双眼呆滞，失去廉耻，最后甚至一命呜呼。

他还从启德机场腾空而起的喷气机上，向西欧的汉堡、阿姆斯特丹、米兰等著名城市送去价值百万、千万的海洛因。他这一行当中是个娴熟的老手，他知道金三角地带出产的“白面”，与南美洲哥伦比亚出产的同类产品，具有同等竞争优势。哪个顾客不想换换口味呢？大佬雄是个高级厨师，他

把亚洲的“白面”。打入欧洲的码头，他优质周到的服务，赢得全世界毒枭们的一致称赞。

当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人并不称赞。

各国的警察机构就是他的天然对头。

大佬雄眼看着港九地盘上的毒业大王一个个被斩被抓，他不禁有了免死狐悲的哀愁。但他自以为是个硬汉子，他觉得对消逝的同行的最好纪念，是变本加厉地干。

也要变本加厉地清除可能混到内部来的奸细，变本加厉地提防警察的扫毒侦辑行动。

大佬雄一旦发现手下的马仔或舞娘为警方所收买，当了“线人”，他就会发出冷笑。

他的冷笑表明他杀人决心已定。于是那个马仔或舞娘，就会在几天之内失踪。

当然失踪是暂时的，警方不会永远找不到他们。但他们丧命的方式和地点，将会很明白地向警署的专家显示，他们是酒后驾车、或酒后登山、或酒后游泳，而去见上帝的。

总之，酒是一个好东西，它既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解脱，当然了，更是很好的死亡原因。

大佬雄爱喝酒，他很明白杯中之物的双重性，他使用起它来，就得心应手。

这个仲春的早晨，大佬雄刚上床，五分钟后发出鼾声，但十分钟后，他就醒了。

他是一个很守时的老板，四十三岁的人，从未因睡觉过头，而耽误另一些很重要的大事。

夜总会是个与太阳相背的怪物，天越黑，它越精力旺盛，光怪陆离，嘶吼狂乱。太阳一出，它就象中了枪的鹿子，呼

吸微弱，仿佛死去。

然而，死去的是夜总会的营业，夜总会的老板是不会死去的。大佬雄虽然每个白天的上午都要沉沉大睡，可是今天只睡了五分钟。

他踢开鸭绒薄被，跳下松软的大床，在浴室里冲凉时，他把两臂的骨骼拉伸得“啪啪”直响。

“你是一匹黑马。”他对穿衣镜中的人晃晃肥硕的拳头，对自己宽大健壮的体魄很满意，“你在世界这个大赛场上，经常跑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。呃！”他连连出拳，镜中的黑皮壮汉也连连打他，“你是打不倒的，呃！那些人拿你永远没办法！”

他走向卧房。

卧房没开灯，百叶窗缝隙里，透出一丝丝尖细的亮光。有些亮光射到宽大的床上，床上除了铺盖，还有细腻白洁的阿莹。

阿莹在“火月亮”夜总会，已经当了三个月舞娘。阿莹是一块很靓的招牌，就因为她，“火月亮”的男客便舍得大把抛钱。以往只光顾“豪情”、“海岛”和大名鼎鼎的“中国城”夜总会的有钱富翁，纷纷拨转马头，唯“火月亮”夜总会是瞻。

阿莹在舞客的怀抱中，如一杯流水，与你融融相偎，如影随形。阿莹是一株花，开放在你眼前，暗香浮动，芬芳醉人。阿莹能使年老的阿爷辈人物春心荡漾，更会使年轻的靓仔心猿意马，如火燎身。

但阿莹不接受舞客的暗示，不与他们去豪华酒店开房。有那些大胆的舞客，跳到酣浓时，把阿莹紧紧贴在胸腹，用嘴唇去触阿莹蜡一样细滑的脖颈。阿莹都只默默地，柔柔地，由

你摆弄。但下一支舞曲奏响时，你会发现，阿莹已投入另一位男士的怀抱。

大佬雄的太太叫吴乔乔。大佬雄喜欢吴乔乔的家世背景，却不喜欢吴乔乔本人。对大佬雄来说，吴乔乔太凶、太恶，是个讨他厌的“八婆”。吴乔乔的长相并不丑，但吴乔乔顶见不得大佬雄引别的女人上床。这就使得老公和老婆有了齟齬。要命得是，吴乔乔的老爹是“十四K”的一个“二路元帅”，大佬雄当初之所以要娶吴家小姐，就是看上了吴老太爷的势力。吴老太爷的“十四K”给了大佬雄从事毒品生意以诸多便利。

大佬雄专门给吴乔乔买下一幢别墅，别墅在港岛南部的春坎湾。大佬雄让吴乔乔在天堂般的别墅里享福，自己以照顾生意为名，长住“火月亮”，日日拥金抱玉。

三个月前的一天下午，大佬雄与两个保镖去“黑鹅”酒家饮茶，第一次看见了阿莹。大佬雄是“黑鹅”的老主顾，每日午后起床，必到“黑鹅”饮茶。

他看见一个靓女孤孤地坐在傍柱的卡座边。那白裙，那半垂的眼帘，配上桌面小玻璃瓶里一朵红玫瑰，一只饮去一半的咖啡杯，是再好不过的画面。

“真是一尊玉瓷的小观音啦！”

大佬雄在一瞥里，绮念已由然而生。他是很自负的那类中年男子，女人在他眼中，就是玩物这么简单而已。他从不尊重女人，他的自负因为银纸的帮衬，已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，他总以为，女人见了他，也一定喜欢，他的五官是按天下第一美男子的标准搭配而成。

他走过去，往年轻小姐的对面一坐。那两个保镖便在另一卡座里听这边的动静。

“动静”当然就发生了。大佬雄似乎是不经意地往桌上搁手臂，把小姐的咖啡杯打翻了。

咖啡液往桌边流，小姐赶紧避让，还是把裙摆溅上一小滩。

大佬雄跳起来，掏出手帕就给小姐揩裙子。一揩，触到薄薄裙衫下的大腿。大腿好性感，韧韧的，有弹力，有温度。

这是大佬雄的韬略，他故意用揩裙子的动作，来试小姐的反应。

通常，若是淫妇或深闺寂寞之女，会含嗔带娇地骂一番，要他赔衣衫钱。

这些女子，最容易下手。

另外，是一些十分泼辣而正经的女子，会将你骂一个狗血喷头。

这些女人，平常人会觉得无希望，但大佬雄懂得制服女性的功夫。

还有一些，是怕羞得很，不想张扬事情，又不敢当面骂你，于是举止失措，满面绯红。而在大佬雄眼里，觉得这一种女人小家碧玉，制服她们需稍用功夫。半哄半吓，半硬半软，这最能使偷食的男人感到满足。

眼前的美丽小姐，就是后一种女人。

咖啡滴在她身上时，她曾轻叫一声。大佬雄的手揩上去，她又轻叫一声。她发现前后一些卡座里，伸出观望的脑袋，就反而不敢直叫。她的颈脖和耳根，都因为有人注视而红潮汹涌。她想离座而去，大佬雄却堵在道口，使她束手无策。

看着一筹莫展的靓女显出楚楚可怜样，顷刻之间，大佬雄周身血脉涌涨，一股强暴之念，扫过嗡嗡的大脑。他眯起

双眼看着小姐的反应，见她羞羞地、怯怯地，极力想装作若无其事的镇静模样，愈看就愈是可爱，恨不得纵身一扑，将她拥在怀里。

但分明不能太冲动，这里毕竟不是“火月亮”夜总会。

“唉呀，”大佬雄高声叫道，作出天大的悔愧，“真是不好意思，把汤水碰落你那里……”

小姐似乎是受了十分惊吓，丹凤眼四面一扫，一脸通红，求饶似地小声说：

“不紧要，不紧要……阿叔，你不要高声。”

小姐说罢低下头，含羞答答，窘迫万分，象一个初嫁姑娘。大佬雄看在眼里，越看越是味道，这个玉瓷小观音，真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。

“唉，”大佬雄得寸进尺，干脆挤坐到小姐这边的卡座椅上。“我有时就是这样，毛手毛脚，失礼于人。”

“不紧要，不紧要，”小姐仍是重复这句话。刚才一幕，真尴尬死了，这位不速之客，还在高声大讲，就更尴尬了。

她低着头，用手轻轻抚弄裙子，好象无地自容似地，老是翻来复去做一个动作。

大佬雄得势不让人，他已掌握了小姐的脾性，知她脸浅皮薄，趁她越是怕事退缩，他就越是步步进迫。

“哎，你是自己人，就无啥紧要，”大佬雄总算放低了声音，“若果是外人，就真是失礼啦。”

言谈之间，他一只手搭上她的肩膀。他算准了眼前的小姐完全没有应付的经验，她不会狠狠骂他，或者用手推开他，因为这会引起餐厅的注意，她仅会轻摇肩膀，企图甩下他的手臂。

小姐的反应果然如他所料。她慌得不知如何才好，抬头一瞥的丹凤眼里，竟流露出一种告饶的幽光。

大佬雄更放肆了，言谈中已带着明显的挑逗：“哎哟，小姐你怕起羞来，真是靓哇！”他看准了她的弱点，他又碰了一下她的腰，“其实，我第一眼看见了你，我就爱上了你！”

“呀？！”

看着小姐几乎要晕过去的恐吓表情，大佬雄心花怒放。“小姐，”他收起刚才的嬉皮笑脸，“开个玩笑，不必当真。不过呢，赔你一条裙衫，却是万不可推辞的。”

“不，阿叔。我想……”小姐极力小声推辞。

“哎，”大佬雄似乎很自然地拍拍她光裸的小臂，“一定要赔的，”他提高音量，“不然，我真不配让你唤一声阿叔啦！”

“小声些。”看见又有人探头缩脑，小姐脸上又飞一股羞红。她万般无奈，终于按着大佬雄所设的路子走了下去，“阿叔，那就听你的，这也……太让你，破费……”

“哈，这就爽快多了。”

大佬雄和小姐走到马路边的劳斯莱斯轿车前，大佬雄拉开车门，小姐还在犹豫，两个年轻仔走上来，轻轻一挟，把她拥进车体。

一个美丽内向的靓女，由美而引人注目，由内向而给人可乘之机，于是，这位靓女就整个改变了以前的生活轨迹。

她在“火月亮”夜总会六楼一间豪华的卧室里。她曾经几次想在嘶哑的尖叫中推开他，但已经晚了。她如此娇小的身躯，怎么会是一个粗犷男人的对手。

“该讲讲你了。”大佬雄完事之后，先前嘻笑的面孔变得冷硬如铁，细眯的小眼中透出残忍的冷光。“你是要回你妈咪

家，还是去警署告人强暴？”

小姐抽泣着，慢慢用衣衫盖住身上的羞处。

“大佬雄打开墙边雪柜，摸出一瓶法国红葡萄酒，自己斟一杯。又倒一杯，递到小姐面前。

“拿住！”他命令道。

她接过酒杯。

“报警好啊，”他的声音充满讥讽，一边把欣赏的目光在小姐细嫩的腰肢上慢慢滑过。“告妈咪也不错。就说啊，你这么有身份的小姐，对，还是一个很要脸面的小姐，……去告诉啊，你的那班小姐妹，你的阿爸阿爷，你的邻居里不如你靓的姑娘，让他们全知道。你还可以在报上发消息，还可以到无线电视翡翠台去现身说法，那里的下午一点十五分，不是有个‘妇女新姿’专题节目吗？你还可以——”

大佬雄没说完，床上的小姐却一下打断了他。

“我没脸见人了。”

“有呢，有！”大佬雄还要调侃，“二十分钟，就上一个陌生佬的床，这可不是车大炮。”大佬雄是充分的胜利者，当然就要在失败者身上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。“呃，使劲哭，脸上下大雨。妈咪，我可去报警啦！”当然他明知她不敢去报警。

小姐把酒杯举到唇边，一口喝干。她似乎有了主意，这主意是可以驱除一切忧愁的。

“你把我送到海边，”她一脸坚决样，不再哭哭啼啼做细路仔。“你叫人开车送我去。”

“怎么啦，观赏日落呀？”

小姐把酒杯往地毯上使劲一摔，酒杯跳了几下，没碎。她痴痴看住它。

“我去死……”她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大佬雄知道她说的是真话。他两眼转了转，再次用眼光去抚摸她赤裸的胴体。唔，他觉得若与“火月亮”的那些舞娘相比，这小姐是鹤立鸡群啦。他想到一个主意，他何不劝她留在“火月亮”，为他干活，银钱有的赚，定能为他招来许多腰缠万金的主顾。她的姿色，就是绝对的保证。更妙的是，她可以在他的毒品走私中，充当“女带家”。

大佬雄主意拿定，脸上换了颜色，也不拿腔提调，也不挑逗戏弄。他说：

“小姐，我倒有个办法解除你的尴尬。不过，我先得听听你的情况。请教小姐芳名？”

“朱维莹。”阿莹还在哽咽，洁白浑圆的肩膀，轻微地上下耸动。

“为啥独自坐在‘野鹅’？”

阿莹仿佛主意已定，说话并不想遮掩。“我在弥敦道的‘斯迪娅’时装分店做收银员。我们老东的三少，硬与我拉扯。我说不成呀，我心里不喜欢他的张狂。结果，他老爹就炒了我的鱿鱼。后来，又遇上了你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我顶不喜欢看小姐的哭象了。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要你死的。见死不救，不如禽兽。”大佬雄为自己的菩萨腔调想放声大笑，但他控制住自己。“阿叔看得起你，阿叔是这个夜总会的经理。你就在我这儿干吧。”

“我不，你放我走！”阿莹拼命摇头，掩住耳朵，不愿听下去。

但大佬雄自然是看透了她的，对于这一种怕事的小姐，他知道怎样击垮她。他走近床，放下酒杯，用手轻轻托着她的

下巴：

“你有阿爸阿妈吗？”

阿莹不出声。

“你的家在哪儿？你说出来，我可以放你走。”

“在……尖沙嘴、海防道……35号公寓，11楼C座……”

大佬雄一下变得咄咄逼人，“答应我，在我这儿干，我这儿冷暖气音响舞厅，六天半工作挣七天工薪。底薪高。年终红包。车津、勤津、午晚膳津贴，全有。怎么样？”

“不……我没脸见人……”阿莹仍哭。

大佬雄“啪”地一耳光，打得阿莹仰面摔倒在床铺上。“臭货，不识抬举。我怕啥？怕你去死？哈！我烂命一条，我自己都是死了几次的人。傻女！总之，以后，若果你不听我话，你就准备到你家去收你老爹老母的尸好啦，我要因为你的过错，而去杀了他们！”

“不！”阿莹惊恐地瞪圆双眼，忘了遮羞，从地上爬起，一把抱住大佬雄的双腿。“你不能去碰我阿爸阿妈，你，不能呀……”

“那就在我这儿干。”大佬雄抚着她的肩膀，那一种冰凉细腻又使他觉得血液加速流动。

他看见抽泣着的阿莹轻轻点了一下头。他一把抱起她，将听天由命的姑娘摔上床，……

三个月过去，阿莹成了“火月亮”的红牌舞娘。

既然比起男人来，女人有与生俱来的挣银手段，为什么有的傻女还不知道利用呢？这是上帝给女人的特权，因为女人的力量、智慧天生比男的弱。上帝便在另一面，使女人与

男人平衡。

这也是大佬雄有时唤阿莹“陪床”时，开导阿莹的。

于是阿莹与先生们在舞池中，踩着音乐的流水徜徉时，便象一杯流水、象一株花……。

但她从不与他们出去开房。她身上，似乎还残余着少女的情态，羞羞地，怯怯地，象个刚出家门的乖乖女。

这个早晨，尖亮的阳光，从百叶窗细小的缝隙中，洒到阿莹雪白的胴体上时，大佬雄就回想了这么多。

大佬雄不是文豪，不卖文为生，他回忆阿莹进“火月亮”的前后经历，不是为了“爬格子”著书立说。他的用意在于，找出阿莹能够胜任“女带家”工作的充足条件。

明天，他就要带她飞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，有十公斤高纯度海洛因，需要带往欧洲。

他凝望着她天使般的睡态，想象着，当风度翩翩、气质高雅的阿莹漂落在任何一个空港的海关大员面前时，那就预示着，一颗手榴弹爆炸了。这手榴弹里，装的绝不是TNT，而是性感、魅力、完全投入的柔情、秋波和稍微一碰便如电击般酥痒的接触。

大佬雄看见她慢慢舒展开长长的睫毛。心想我得把一切告诉她，这是我防范失败的策略之一。

“阿叔。”阿莹轻轻唤他。身体象一汪水，泊在床褥上，庸懒地，波动了一下。

大佬雄把抚摸的手，移到她的胸窝，阿莹“嗤”地一笑，“好冷！”她摆脱他，钻进被窝。

“阿莹啦，”大佬雄拉亮床头的灯，灯光直射进阿莹俊俏的丹凤眼，“明天随我去罗马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，阿叔！”阿叔翻身滑出被子，翻身坐了起来。“意大利的男女，都是黑头发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佬雄抚摸着赤裸的肩，把她扳到自己怀中。“也是黑眼睛。”

“他们，是亚洲人的后代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佬雄喜欢她的娇傻，就象喜欢她的美貌。“他们是我们香港祖宗的孙仔，哈……听着。”他敛了笑，瞪圆眼，“我们，去那里，要带一些东西。”

“知道，换洗的衣衫。”

“不，”大佬雄一笑，“海洛因。”

“毒品？”她很害怕，身子明显地一抖。

“有些人不这样认为，他们说它是，续命宝啦。”

“由我们带？”

“由你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怕吗？”

“怕……可是，你不会让我，出事的。”

“哈哈！”大佬雄一使劲，把她夹出被窝，光溜溜地搁在自己膝盖上，“我怎么舍得让这么一个靓女，落到别人手里呢。”

“你可，不能害我啊。”她把头偎到他胸前，小鸟依人般惹人怜爱。

“害你就是害自己，”大佬雄用嘴在她身上吻，“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水手，享福一起享，喂鲨鱼一起喂。”

他把她放到床上，起身穿衣。整饰好后，他准备出门，“我今天要安排很多事，你多多睡觉吧。”

门关了。

如果他此时回过头来，他会看到从阿莹眼中，一瞬间射出的仇恨光芒。

但世人一般是难得回头的，所以他们会忽略许多致人死命的征兆。

二

阿莹在“野鹅”酒店饮完早茶，去洗手间时，闪身进了一扇半开的门。

这是一间会计室。

“小姐，”她向写字桌那面的姑娘颌首微笑，“打搅你啦，我想使用一下电话机。”

“尽管用好啦。”那人看来也是爽快人。

阿莹拨了个号码，这号码她十分熟悉，但三个月来，从未有一次机会，将这号码拨出去。

她听到那边有人拿起听筒，她的声音不自觉地缩小了。

“喂，锦华吗？下午三点，到‘大有街’去购物怎么样？好，街北灯杆下相会。”

放下听筒，她看看写字桌后的小姐聚精会神，在与账簿上的数字作战。

阿莹悄悄退出去。

她刚转过会计室前的回廊。一个穿蓝色“T恤”的马仔走进会计室，他也不理睬用眼睛向他询问的女店员，直接走到电话柜前，取下墙上的厚厚挂历。